# 笑笑錄

獨逸窩退士手編

## 行詞

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爲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職事蔡元長行詞曰旣上大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申公謂曾子宣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何異曾復顧申公曰頃時有行御史詞頭云爰遷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申公顧許沖允曰此是侍郞向日亂道春渚紀聞下同

## 蘇字

姑蘇李章敏於諧笑赴鄰人小席主人富而鄙旣進饌章視主人之前一煎餅特大章卽曰章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不知魚合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是主人曰古人作字

不拘一體移易從便君卽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曰領主人指揮今日右邊之魚亦合移過左邊如何一坐驚飯而笑

王介甫作醮

王平甫歆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法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介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鏹平甫曰兄爲相作事須令天下取法雱雖病某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嘗以君法繩姦吏今乃以楮鏹徼福安知三淸門下獨不行君法耶介甫大怒

曲洧紀聞下同

王三惜命

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愼默於事無所可否二人極相善觀寢疾惡寒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候之曰體中少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應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當時

聞者莫不大笑

張王李趙

俚俗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無足挂齒牙之意宣和間王將明張子能王履道李士美趙聖從俱在政府是時張王李趙之語喧於朝野聞者莫不笑之

躁進

無盡居士少有俊譽氣凌輩行然頗以躁進獲譏元豐中嘗上裕陵百韻詩有句云回看同列驟不覺寸心忙上讀之大笑

建義井

周益公夫人妒有媵爲公盼夫人縻之庭公過之當暑媵以渴告公以熟水酌之夫人窺於屏曰好個相公爲婢取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者乎韋居聽輿

## 面上起草

陸東判蘇州時因斷囚命黥其面特刺配某州黥畢幕客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一時出於朝廷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爲準條字再黥之後有薦其才於兩府者石參政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時於人面上起草者乎東軒筆錄下同

## 熱中

王文康公苦淋百療不差泊爲樞密副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惟用一味樞密副使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梅金華詢久爲侍從急於進用晩年多病石參政中立戲之曰公欲安乎惟服清凉散即差也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耳

## 迂儒作官

熙寧初有勳士忘其名知河中府龍門外有薛少卿者占籍是邑一旦爲盜斫墳塋之松檟薛君投牒訴其事朝士迂儒也喜爲異論乃判其狀曰周文王之園囿猶得芻蕘薛少卿之墳塋乃禁樵採

可知

太宗朝疏遠小臣皆得登對王禹偁以爲不可上疏畧曰至如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也比因使還亦得上殿云云未幾王坐事實商州團練副使一日從太守赴國忌行香天未明彷彿見一人紫袍秉笏立於佛殿之側王意欲與之敘位其人斂板曰某卽可知也王不曉其言而問之其人曰公嘗疏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借職是卽可知也王憮然自失聞者莫不笑

熱熟壯園

陳繹晩爲敦朴之狀時謂之熱熟顏回熙寧中台州判官孔文仲舉制科對策訾時事有可痛哭者執政惡而黜之時繹爲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眞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封熱熟顏回合坐大笑熱熟杜園皆當時鄙語

賃馬

京師人多賃馬出入馭者先論直必問曰一去耶却來耶苟乘以往來則價必倍有孫良孺爲軍巡判官以貧不養馬每出必賃之一日將押辟囚乘市而賃馬以往馭者問官人將何之良孺曰法場頭馭者曰一去耶却來耶聞者駭笑

剸股放生

光祿𡨋璯甲佞而好進趨附不已王荆公爲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爲壽輿皂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

之放生中既不工詩又不能誦經於是大龍貯雀諸客次搖笏開放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帥之妻病而虞侯股以獻者或對曰虞侯爲院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苑中獅子

石參政中立性滑稽爲員外郎貼職時西域貢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僚往觀之或嘆曰彼獸也日給乃爾吾輩忝預郎曹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如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耶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比耶（倦遊雜錄下同）

瓜虀譜

韓龍圖贄山東人鄉里好食醬漬瓜謂之瓜虀韓爲河北都曹廨宇在大名府府中諸軍營多售此物韓嘗曰某營者最佳某營次之趙說嘆曰歐陽永叔嘗撰花譜蔡君謨亦著荔支譜今

復請韓龍圖撰瓜蠻譜矣

謔語

陳少常亞知嶺南恩州到任作書與親舊曰使君之五馬雙旌名色而已螃蟹之一文兩個真實不虛又嘗曰生平得一對最親切是生紅對白熟也

有些惶恐

東坡元豐間繫獄謫黃州元祐初起知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道中遇當時獄官甚有愧色坡戲曰有蛇螫殺人爲冥官所追議死蛇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官問之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吏驗不誣遂免良久牽一牛至吏曰此牛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疾亦數人矣亦得免後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嘗殺人幸免死今當償命其人

聱皇妄言少有頃冥君詰之曰蛇黃牛黃入藥天下所知汝為人何黃之有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惶恐 東皐雜錄

縣令生日

紳泉縣令某新到官以廉潔自矜內實貪黷一旦自榜於門曰某日本縣生日告示諸色人不得輒有所獻曹吏議曰官明言生辰意令我輩知也言不得送獻僞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宰一無所拒感頌而已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辰更莫將來聞者無不大哂王溫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是鶴下處却尋魚 談圃錄

盲子詩

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人謂是盲子詩 吹劍錄

## 某是鬼耶

司馬溫公在洛陽閑居時上元節夫人欲出觀燈公曰家中點燈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遊人公曰某是鬼耶 軒渠錄下同

## 家信

族嬸陳氏頗嚴州諸子宦游未歸偶族姪大琮過之嬸令代作書寄其子因口占云孩兒要劣孀子又闕闕 音吸 霍霍地且買一柄小剪子來要剪脚上骨出 上聲 兒胼 音胼 胝 音支 兒也大琮遲疑不能下筆嬸笑云元來這廝兒也不識字聞者哂之因說嘗時有京師醫婦其夫出戍營以數十錢託一教學秀才寫書寄夫云窟賴兒娘傳語窟賴爺窟賴自爺去後直是忔憎兒每日恨 入聲 特特地笑勃騰騰地跳天色汗 去聲 裂不要吃溫吞 入聲 蠖託底物事秀才沉思久之却其錢云你且別處

倩人寫去與此正相似

妻寄夫詩

紹興辛巳女眞犯順米忠信夜往刼寨得一箱中有坿書皆彼中妻寄夫者其一紙止詩一篇云垂楊傳語山丹你到江南艱難你那裏討個南婆我這裏嫁個契丹

有貎大臣

科塲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試策問體貎大臣一卷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貎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父遂目馮沈爲有貎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一卷警句云睹玆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哄堂大笑捫蝨錄下同

百韻詩

李廷彥曾獻百韻詩於上官中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曰不意君家凶禍至此廷彥遽對曰實無此事但圖屬對親切耳上官笑而納之

徒罪以上詩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二句須犯徒以上罪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刼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公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曰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女子詩

許義方之妻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曰自君之出惟閉戶自守義方咨嗟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索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 大鬍小鬍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誤送莘老處巨源讓之始知其誤蓋以皆姓孫而爲館職故吏莫能別焉劉曰何不以鬍子爲別吏曰皆以鬍而莫能分也劉曰旣是皆鬍何不以身之大小爲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鬍孫學士巨源爲小鬍孫學士

## 敗一席之歡

有士人赴宴衆中一少年勇於色甫就席士人以服辭乃命撤樂屏去聲伎後勸酬及少年少年罪士人曰敗一席之歡皆君也正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耶賓主爲之鬨堂

## 看孔子面

揄閱道罷政閒居喜接僧一士人以書贄公門者不爲通士人

曰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閤者曰相公道重他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白襴直是不値錢閤者曰也看佛面士人曰更那轂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

張蘇相譃

張文潛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已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燖了王羲之也然公詩有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公曰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傾否子瞻曰魏武短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釀酒人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笑曰公且先去與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閒廝魔蓋文潛有僕曹某在家作過失去酒器送府推治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合坐大笑

俚詩

哲宗朝有宗子好爲詩而鄙俚可笑嘗作卽事詩云日暖看三織風高鬪兩廂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潑聽琵梧鳳饅拋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也亦何妨或問詩意曰始見蜘蛛結網於簷又二雀鬪於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似之字方吃潑飯聞鄰家琵琶作鳳栖梧食饅頭未覺閽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送客歸見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殺亦何妨也

字說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問曰鳩字从九从鳥已得證據乎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是九個公欣然聽之久之乃知其謔也調謔編

冷債

艾子使於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比年息兵何以爲樂艾子曰敝邑之君好樂而群臣亦多伎王曰何人有伎曰髡之滑稽孫臏之踢毬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王曰好樂不無橫費奈國用何艾子曰近日却告孟嘗君借得馮驩來索得幾文冷債是以饒足也艾子雜說下同

獻首蓿

齊地寒春深求芽甲方立春有村老攜首蓿一盤以與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則刈以餵驢也

唐三藏

艾子好飲門人相與謀曰此不可諫惟以險事怵之宜可止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彘腸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

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爲艾子熟視而笑
曰唐三臟猶可活况有四邪

嫗論年

艾子行邯鄲道上見二嫗相與讓路一曰嫗幾歲曰七十問者
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索火具

艾子一夕疾呼一人鑽火久不至艾子促之門人曰夜暗索鑽
具不得謂可持燭來共索之也艾子曰非我之門無是客也

相府公事

秦破趙於長平坑衆四十萬遂以兵圍邯鄲諸侯救兵列壁不
敢前邯鄲無以爲策家居愁坐顧府吏曰相府有何公事吏未
及對新垣衍在坐應曰唯城外一伙竊盜未獲爾

## 折難

有營邱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爲物甚大且多夜行狹路相逢難於回避以鳴聲相聞使預得回避耳營邱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也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雀多託高以巢穢糞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鳥雀也豈車駝之比耶營邱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雀巢於鷹鷂之尾耶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鷂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縚綫偶爲木所綰則振羽之際鈴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雀乎營邱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始知恐爲木枝所綰而便於尋索也抑不知挽郎之足用皮乎用綫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

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

改佛經

艾子一日觀人誦佛經有曰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艾子喟然曰佛仁者也豈欲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之身乎今爲汝體佛之意而改正之可乎曰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

木履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者無刻斵之迹王曰此履豈非生成乎艾子曰鞵楦乃其核也

食肉有智

艾子之鄰皆齊之鄙人也聞二人相謂曰吾與公卿皆人而稟三才之靈者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人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

我平日食粗糲故少智也問者曰吾有糶米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又聞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窮理其一人曰何也曰吾觀人足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爲繼來者所踐其一人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爲天雨注之乎二人相稱其智艾子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好爲詩

艾子好爲詩一日宿逆旅夜聞鄰房人言曰一首也比少間曰又一首也迨曉凡六七首艾子意其必詩人淸夜吟咏兼愛其敏捷凌晨冠帶謁之其人出乃商賈也危羸若有疾者艾子深異之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覽其人曰某負販也安知詩再三拒之艾子曰昨夜房中聞君自嗚曰一首也豈非詩

乎其人笑曰一盲之言君誤矣昨夜暴下昏黑尋紙未得因汙其手疾勢不已殆六七汙手耳非作詩也艾子有慚色

安祿山詩

安祿山亦好作詩嘗作櫻桃詩曰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四句作第三句則協韻矣祿山怒曰豈可使周贄居上壓吾兒耶

李可及諧語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流輩嘗御前進劇可及升坐自稱三教論衡一人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若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後坐也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

人何患於有娠乎又問文宣王何人曰婦人也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非婦人奚待嫁爲上爲之大笑 避暑漫抄

太公之年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者乃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見用於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玉展了十歲此事眞可絕倒 懶眞子錄

縣尉下鄉

縣尉下鄉擾人京口旅店有戲效詩體詠之者雞鳴喇縣尉下鄉也雞鳴喈喈鴨鳴呷呷縣尉下鄉有獻則納雞鳴於塒鴨鳴於池縣尉下鄉靡有孑遺雞既烹矣鴨既羹矣鑼鼓鳴矣縣尉行矣雞鳴三章章四句 豹隱紀談

嘲孟及佛

李覯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及孟子好飲酒作古文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丈人尚自爲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無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辭去旣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公覽之笑曰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去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須此酒以自遣懷聞者絕倒遁山清話

露兄

米元章有潔癖不免於偽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多與

游作詩文亦狂怪嘗有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或叩之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雞肋編下同

三照相公

范覺民作相方三十二歲肥白如冠玉旦起與裹頭帶巾必攬鏡人呼爲三照相公

三覺侍郎

趙叔問爲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家常掛歇息牌於門首人呼爲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也

波斯婦

廣州波斯婦繞耳穿穴帶環至二十餘枚家家以篋爲門食檳榔吐地如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蠹篋門

春氣太盛

甄雲卿龍友永嘉人滑稽辨捷爲近世冠樓宣獻以首春觴客甄預坐席間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果匳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末已至此公爲罰掌吏衆訾其猥率一日遊天竺寺集詩句贊大士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宗一見賞之談藪

賤迹

錢中道帥太原一日武官謁見叙舊數百言而退錢語坐客曰適來官人口不稱名但稱賤迹不已欲面折之便是要人避己名也客問門下似乎有舊錢曰舊識其公客曰某亦識之佳士也錢曰只那老賤迹客大笑閒燕常談

雜詩

高毅曹譽爲雜詩三首云塚子地握槊星宿天圍棊開壜䮫張

口捲席床剝皮又相送復相送相送至橋頭培堆兩行淚難按滿懷愁又桃生毛彈子瓠長棒槌兒牆歙壁凸肚河凍水生皮

太平廣記下同

## 武將詩　改年

唐武衛將軍權龍襄自矜能詩爲滄洲刺史呈州官曰遙看滄海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群漢聚坐打杯觥又秋日述懷云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強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螅參軍未曉請釋之襄曰鵲子簷前飛値七百文洗衫挂園中乾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如厠見野澤燒也又從皇太子宴夏日賦詩云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又爲喜雨詩云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出地上綠氤氳爲瀛州刺史日値新歲京中友人附書云改年多感敬想同之乃集官人云詔改年號爲多感元年

將書示判司以下衆大笑

爭詩

唐國子監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剩生妾如臺上鏡照得始分明學士房定宗改始字爲轉字遂爭爲己作博士羅道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定詩取詞多爲主詩歸宏智轉還定宗以狀牒知任爲之公驗

得力於貓鼠狗子

唐盧延讓二十五舉方登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張睿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爲中書令成汭所賞又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爲蜀王建所賞盧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有貓鼠狗子也人聞而笑之

古物祝壽

唐李褒鎭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好道喜蓄古物遇褒生日無以致賀擎一故皂襆云此是李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尙書功業一如西平褒謝之俟其生日送一破敝襆頭云知兄深慕高眞求得一洪厓先生得仙時襆頭願兄得道如洪厓賓僚莫不大笑

用千字文語

唐封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旣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作嘲曰面作天地元鼻有雁門紫旣無左達承何用妄談彼

傴僂詩

有人腰曲傴僂常低頭而行傍人詠之曰拄杖欲似乃揩匆便

成及逆風豎雨行面乾頂額濕着衣牀上坐肚綫脊皮焦城門閉許高故自劊劊入

楊修

晉楊修九歲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修爲之設果有楊梅君平以示修此實君家果應聲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九錫

晉王導妻妒有妾在別館妻知之持食刀將往公遽命駕患牛遲手捉麈尾以柄助打牛蔡謨聞之後詣王曰朝廷欲加九錫王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慙

吹火詩

有覩鄉夫見婦吹火贈詩云吹火朱脣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妻告夫曰君豈不能學耶夫曰君當吹火吾

亦效之乃爲詩云吹火青脣動添薪黑腕斜遥看煙裏面恰似鳩盤茶

拉雜變

司馬長卿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氣近時學者作拉雜變便自謂長卿長卿固不汝嗔但恐覽者渴睡落床難以凌雲耳 以下東坡新跋

笑原憲貧

元豐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黄州東禪寺醉後誦東野詩云我亦不笑原憲貧不覺失笑東野何緣笑得原憲遂書此以贈夢得只夢得亦未必笑得東野也

六言詩

幼時巢人程建用楊堯咨舍弟子由會學舍中大雨聯句六言

程云庭松偃仰如醉楊云夏雨淒涼如秋余云在客高吟擬昇子田云無人共吃饅頭坐皆絕倒今四十餘年矣

### 桃花

世人見古德有見桃花悟入者便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吃吃此飯五十年轉無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法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 鸜哥嬌

李公擇初學艸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眞行劉貢父謂之鸜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舊來何如僕對曰可謂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劉意謂鸜鵒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

### 有不俗者引一個來

予往在江南絕不爲人作草今來宜州求者無不可或問其故

告之曰往在黔安園野人以病來告皆與萬金良藥有劉薦者諫曰良藥可惜以啖俗人笑曰有不俗者引一個來開者莫不絕倒山谷題跋

誌儉

正則作呂君用墓志形容其儉以起家云一扇十年尚補緝之道遇墜炭數寸亦袖携以歸此近乎薄矣

弄影戲詩

往在柏臺鄭亨仲方公美誦張文潛中興碑詩我曰此弄影戲語耳二公駭笑問故我曰郭公凜凜英雄才金戈鐵馬從西來舉旗爲風偃爲雨灑掃九廟無塵埃豈非弄影戲乎又如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蛟龍字亦小兒語耳歲寒堂詩話

嘗見有官君子嘗以舉創爲慮晦庵先生嘗以法言章句戲之曰勢援上也文章次也政事又其次也咸無焉爲選人其人大笑又見浙中官員子弟謁趙守問及晦翁學術政事孰優守以魯論篇章答之曰學而第一爲政第二可爲善品題矣二者雖曰戲謔亦可助談笑螢雪叢說

## 魯直弟

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蝨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虱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且見床下以溺器畜生魚問知爲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賓溪魚也後山居士詩話下同

## 六十猶痴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

聾自不喻耳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痴爲九百言其精神不足也又曰有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爲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爲杖十四耳魁笑曰五十尙可六十猶痴耶(答與痴同音) 長公取爲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痴

至寶丹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以爲富貴而其兄詆之至寶丹

崖州大

丁晉公貶崖州司戶參軍在海上對客問天下州郡孰大客曰惟京師公曰朝廷宰相只作崖州司戶則崖州爲大衆皆大笑(中吳紀聞下同)

詩用俗語

張景修字敏叔人物瀟洒詩好用俗語如得五品服云白快近來逢喜氣赤窮今日得朱袍又謝人惠油衣云何妨包裹如風藥且免淋漓似水雞蓋以文滑稽也

## 集句

孫賁字若虛早年英發辯甚性好滑稽嘲同舍牛秀才云腰帶頭垂尙有田單之火幞頭脚上猶聞甯戚之歌又作四書語集句嘲一老生云孜孜爲善雞鳴起先生之道斯爲美四十五十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 生老病死

崇甯中有旨州縣置居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者漏澤園以葬死者吳江邑小地狹遂卽縣學之東隙地以次爲之與諸生比鄰謂之生老病死

## 官諺

至正間松江有一推官提牢至獄中見諸重囚因問曰汝等是正身耶替身耶獄卒爲之掩口昔宋仁宗朝張觀知開封府民犯夜禁觀詰之曰有人見否衆傳以爲笑正與此相類山居新話

## 一錢詩

王叔能參政題一錢太守廟云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學得先生要大錢

## 不求聞達

因話錄云昔有儒音樓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某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因念延祐間陳伯敷到都每見晦跡邱園者數多遂有詩云處士近來恩例別蘇鞋一對當蒲輪

李杜帽

呂遜嘗談趙著呂緝以詩鳴燕趙間二人皆出邪律相公門下虎巖每得句即提擲其帽於几龍山從旁謂曰不知李杜當時費多少帽子聞者捧腹玉堂佳話下同

三百青蚨

辛殿撰棄疾初歸宋宋士大夫非科舉莫進公笑曰此何有只消三百青銅易一部時文足矣已而累擢躬孝宗曰是以三百青蚨博吾爵者授觀文殿修撰

放生池記

宋韓侂胄改蓮沼爲放生池詞臣高文虎作記云鳥獸魚鼈咸若湯王所以基商後高作主司以硬題困舉子一生作詞云高文虎誇伶俐萬苦千辛作個放生池記從頭無一語說及朝庭

只把佢胄歸矣夏王道我不是商王鳥獸魚鼈是你

按漁磯漫鈔載此小異另見下卷此則有硬嵌二字殊新

預作祭文

詳定官張孝純說一士人候某官疾既去遣一蒼頭於坐視之蓋預作祭文也一日又問一友病友曰且休放入待探懷無祭文相見

遣山論文

遣山嘗爲張嘯齋論文見有綴用前人詞意而復加雌黄者遣山曰既盜其物又傷事主可乎一座絶倒

羊屎配餅食

李侍讀說中和貴人在能廷時以贍對無時恒備物以充飢一士在邸舍師每與之分甘一日師復求之辭無有託便旋食焉

師知之因曰沙漠羊與中土絲用略同肉充飢毛作氈皮爲裘角爲杯也此人所共知不意近年羊尿又可配餅食也

油著

楊勸農夜讀有鼠躍几上忽投膏瓶中楊取一板覆之鼠突以出環走書册間作人語曰油著油著楊笑起曰吾避汝燕地午市人叢猝不能過卽擎膏器者亦云油著油著人卽避開云

情面

上問閣臣近來諸臣奏內多有情面二字何謂情面周道登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左右皆匿笑上不復語烈皇小識下同

溫體仁對

溫體仁烏程籍歸安人王應熊巴縣人同惡相濟吳宗達奉行兩人意旨毫無短長時人目爲篋片適禮部堂官黃士俊孔貞

運陳子壯爲三鼎甲京師人語曰禮部重開天榜狀元榜眼探花有些惶恐內閣斷成妓館烏歸王巴篾片總是遺瘟時傳爲笑

習春秋

李成棟犯梧州廣西巡撫曹燁以春秋得雋者也輿櫬以迎曰不早事君使君懷怒以及下邑燁之罪也若以罪在不赦俘之軍唯命云云成棟笑釋之

慈恕

太倉錢伯韞爲富陽令慈恕越格一日鞫盜盜詐言冤公作色曰汝殺燒人屋刼殺無算法應抵命盜奮躍攫公案錫硯向公一擲公痛仆地羣吏擒盜毒毆公蹶起一手摩胸一手拉吏云莫打我這裏不痛矣聞者絶倒現果隨錄

弔喪妻

笑史云解學士嘗弔友人喪得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寄國寄所寄下同

天順間詩

楮記室云天順間曹欽謀反伏誅時有詩曰曹家曹奴發顚狂寇逑諸公死亦當學士叩頭如縶犬尚書鎖頸似牽羊萬安稽首稱三叔恭順當兒戰一場寄語滿朝食肉者將何面目見吾皇

馱官人

噴飯集云曹吉祥姪曹欽反旣殺寇深又索王尚書翶王正在窘迫一主事長大多力遽負之逸王後擢此人娶津時呼馱官人

劉棉花

成化中內閣劉吉丁艱起復每媚科道以免彈劾宏治改元侍讀張昇數其十罪反爲御史魏璋所劾時以吉耐彈目爲劉棉花

補缺雞㯙

濟異錄云李大壯畏服小君一不遵令則叱令正坐爲綰扁髻中安雞翿燃火大壯屛氣定體若枯木土偶人譚之曰補闕雞㯙

四畏

王文穆妻甚悍妒嘗作三畏堂於就圃楊文公見而戲曰可改作四畏堂王不悟楊笑曰兼畏夫人見遣愁集

賄賂公行

玉堂叢語云陳太常嘗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枷和尚

伯虎紀事云吳令欲於虎邱探茶僧無以應令大怒械繫之僧惶懼知唐解元與令善厚幣求之伯虎拒不納一日出遊乃戲題其枷上曰皂隸官差去採茶只要紋銀不要賒縣裏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令見而大笑釋之

蘸硃筆

遣愁集云歸熙甫有光崑山人爲吳興令每治事升堂胥吏環集擠案旁幾不容坐公怒以硃筆蘸飽挺向之曰爾輩若不速退我便洒將來也

一烏

明季遺聞云楚撫宋一鶴貪懦巧謟以楊嗣昌爻名鶴投刺署其名曰一鳥楚人謂之鳥巡撫

俺把你哄

開卷一噱云永樂初迦天竺貢僧來京號大寶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侍讀李繼鼎笑曰彼豈有神通其所誦乃云俺把你哄也人自不悟耳

嘲鴻臚

枝山前聞云正統間鴻臚王少卿宣玉音洪亮抑揚殊聳觀聽而讀奏之際必多舛誤其貌美髯而禿頂朝士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

老人燋

王燮號内樓高郵人李宗同就醫真口遇人故自矜重見之傲

不爲禮部傻賦老人燈云形骸憔悴不堪栴還自心頭火未消自分不知年老大也隨兒女鬧元宵容同歎然

相成驢

胡盧編集閣老方耳長如驢嘗謂李西涯曰君善相煩一看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馬尙書右相像盧侍郎合之乃一驢字始知其戲

麻眇

客座新聞一朝士麻臉多鬚一朝士面歪而眇一目眇者戲云麻臉鬍鬚羊肚石倒栽蒲草麻者應曰歪臐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衆爲絕倒

洛詩

堯山堂外紀云毛栗庵珵往謁楊南峰適洛陽者以告不獲見

後楊諧之毛亦以浴辭南峰題刺曰君來拜我我洗浴我來拜君君洗浴君拜我時四月八我拜君時六月六吳俗蓋以六月六日浴猫狗云

題匾

有皮匠得橫財造屋求一鄉先生題匾曰甲乙堂匠喜不知像其皮刀錐子也一僕驟富起屋乞士人題匾曰旦堂僕亦喜不知優人作旦者開口曰奴家也

懷人詩

列朝詩集云崑山吳山人擴字子充嘗元旦賦詩奉懷分宜相公人戲之曰開歲第一日懷中朝第一官俟吟到臘月三十日豈能及我輩乎

忠孝娘

稗史類編云有士人年老而納二寵託友命名友以忠婢孝婢名之其人曰忠孝誠美然以名妾則非稱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象奴

太倉陸孟昭爲刑部郎嘗在一朝士家投刺云東海釣鼇客過朝士答之亦投刺云西番進象人來蓋孟昭面黑齒白人皆嘲爲象奴云

無米無褲詩

義興儲遇一日過金沙鄒穉孝鄒爲言絕糧狀因口占曰有口無糧不用愁有糧無口正堪憂費人解得其中意煩惱坑中好出頭儲曰某去年貧無袴亦有口號遂曰西風吹雨聲索索一雙大腿沒下落朝來出榜在街頭借與有褲人家着坐客大鬨

酒詞

雲間淡酒行香子詞曰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過三斤打開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瓶足足三斤君如不信把秤來稱有一斤水一斤土一斤瓶

太白墓詩

蓬軒別記云采石江頭太白墓在焉人題詠殆徧或書一絕云采石江邊一坏土李白詩名曜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般門前掉大斧

申許互誚

世說補編云許國與申時行約至一處議事許曰此幾午時未及申時行乎申應曰既以身許國不得不爾

吏部試

熊履平爲德化令滿考試吏部論優而貌不揚不得列上乃題詩部門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鬍鬚及胖長更有一般可笑處衣裳縫得硬綳綳

談報應

解頤贅語云人有盛談輪迴報應者曰愼無輕殺凡一牛一豕皆作牛豕以償至螻蟻亦罔不然時許文穆在坐笑曰莫如殺人衆問故曰那一世實債猶得化人也

三蘇

近俗尙三蘇文字遇試主司批曰宛然蘇子口氣或曰深得蘇氏家法即中式矣有一士笑曰衆人皆有蘇子倚靠偏我獨無耶於是論策中嘗引證曰蘇子有言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

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又曰蘇子嘗云良醫不能救無命强粱不能與天爭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又云此蘇氏所謂察微慮深愼在未形者也亦漫批曰此子固嘗留心於三蘇者但不能熟耳生乃作詩曰曾見東坡面目無試官驚得買蘇蘇分明指與平川路一個佳人兩丈夫一時傳誦蓋始之蘇子蘇秦也繼之蘇子漢書蘇竟也終之蘇氏竇滔妻蘇蕙也

獻世

噴飯錄有孝廉爲京官題文獻世家於門一夕人以紙糊其兩頭曰獻世孝廉命僕購於市一夕又糊其文字一點曰又獻世孝廉怒揭如前則再糊其家字一點曰獻世冢

雪詩

梅窗小史云益都趙秉忠狀元及第青州府縣公宴值大雪聯

吟道曰翦碎鵝毛空中舞府曰山南山北不見土縣曰琉璃碧瓦變成銀公曰麪糊糊了青州府左右皆匿笑

死禿村牛

嘯虹筆記云一高僧乞大老一詩大老贊之曰一夕靈光透太虛化身人去復何如愁來不用心頭火鍊得凡心一點無後一士見之曰此死禿二字也又休邑南鄉三溪俗稱村人為牛有入泮者西溪俞某贈聯云頭角崢嶸異日必為天下宰羽毛豐滿今秋定見月中人亦巧於詬人者

媚

座右編閻朝隱為武后禱疾殺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鄙其為人成敬奇省姚崇疾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向巢祝而放之願令公速愈崇惡其諂曰此淚何自而來遂不復接

遇

一 徐晞

兵部尚書徐晞出身胥吏與狀元某同入學宮某指夫子像曰認得這位老先生否晞曰認得這位老先生是不由科甲出身的見蓉沚集

活西遊記

笑史萬歷中一人號醒神自云數百歲曾見高皇張三丰又云歷海外諸國萬餘陳眉公曰聽醒神語是一本活西遊記

祝知府

稗史南昌祝知府以廉能名嘗府有鶴爲民犬咋死府校訟之曰鶴有金牌乃吾王賜祝判云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

紗帽

珊瑚渦太監谷大永迎駕承天所至縣橫官員接見多遭斥辱必先問曰你紗帽那裏來的一令略不爲意大永斥問如前令曰我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銀買來的大永一笑而罷令出衆問之曰中官性陰一笑更不作威矣衆嘆服

題寺壁

霍尙書韜欲營寺基爲宅逸縣令逐僧僧留書於壁云學士家移和尙寺會元妻臥老僧房霍愧而止

多子少子

某布政請按臺酒坐中布政以多子爲憂按君止一子又憂其少吏在傍云子好不須多布政聞之因謂曰我多子汝又云何吏曰子好不愁多二公大稱賞

念佛

鄱陽何梅谷英老妻好事佛晨夕口念觀音千遍梅谷止之弗聽一日呼妻至再至三隨應隨呼不輟妻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梅谷徐答曰呼僅二三汝即我怒觀音一日被你呼千萬遍安得不汝怒耶妻悟而止

岳子方

音德錄岳正字子方爲修撰英宗嘗曰好個岳正只是大胆後謫戍於邊自題像曰好個岳正只是大胆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或謂曰宰相肚裏好撐船公曰順撐來可容縱橫來安得容耶

偶然

曾鶴齡會試日與浙中數舉子同舟舉年少狂生談論風起曾

爲人開獸各舉書中疑義輒謝不知衆曰凡夫耳偶然酒醺有
遂以偶然呼之旣而衆下第曾占榜首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
謁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誰料偶然又偶然

時令不正

有官人夜飲溫室語人曰今冬溫暖若是時令不正也從人於
門外頓足曰外間時令却正

改舊詩

元時無名子改舊詩題西湖云山外靑山樓外樓西湖歌舞一
時休馬通熏得遊人臭直把杭州作滿洲

乩

余友桐城方爾止歿已多年忽見於乩詩曰從來詩酒是寃家
腸斷西風叉日斜初到黃泉無所見閻王依舊戴烏紗

遇盜詩

續亘史沈文卿家居盜入其室沈吟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五册也堪將去教兒曹

唐皐

唐皐字守之徽州人每以魁元自負雖累蹶場屋而志不怠鄉人譏之曰徽州好個唐皐哥一氣秋闈走十科經魁解元荷包裏爭奈京城窮紹多唐聞之益勵後竟連捷狀元

丁酉科場

順治丁酉方猶錢開宗典江南試榜後諸生哭於文廟有以首題作貧驚兒曰余意住題中經貧士直當剃詩云子曰全無用切磋枉工往來要通其斯之論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貨殖是家風

獨木橋

萬歷間學使喬公按臨督一目性嚴毅諸生謂之獨木橋謠曰秀才擺搖搖難過獨木橋過了獨木橋依舊擺搖搖慮考生吟哦搖首答紙封其巾於几或柱封紙若斷巡役攫其巾去繳卷時秃首者另置一束文雖佳下一等一黠者失巾潛藥裀巾改作未冠而出又一生在位則吟曰稟上宗師大人一箇蒼蠅在鼻上飛來飛去痒嬉嬉不敢擅動乞差皂隷驅逐開去待生員好做文字諸生聞之哄堂大笑封紙盡脫不能禁治止黜是生云蚓庵瑣語下同

邱的篤

天寗寺富僧物故凡往弔者厚有贈貽名曰程儀同時鄉紳鍾姓者效之有諸生邱某形體侏儒人謂之邱的篤素不相識利

其賻而往弔旬日數四喪主訝而問曰先人存日未嘗見公往來邱曰死的肚裏自知聞者絕倒

雷謔　獬廌截角

袁御史景文凱善謔洪武中雷聚人家亭柱袁撰俚詞爲笑後雷袁田父題於長安門曰雷哥哥近前來我和你說箇緣由耕牛田父與你有甚冤仇怎麽不揀一箇大得人惛的與他一箇辣手後佯狂家居故人朱慶餘乘長耳過門景文揖之曰朱慶餘驢朱曰此畜生非驢乃獬廌截去角耳都公談纂

一字笑話

陳君佐揚州士人善滑稽太祖愛之嘗令說一字笑話請俟一日上許之君佐出訪瞽人善詞話者十數人詐傳上命明日諸瞽畢集背負琵琶君佐引之見上至金水橋大喝曰拜諸瞽倉

皇下跪多墮水者上不覺大笑

丁祭彈文

滁州劉侍郎清少爲州學生過目成誦嗜酒好詼嘗丁祭畢諸生爭取祭物劉公略不之顧戲作彈文揭明倫堂壁曰天將曉祭祀了只聽得兩廊下鬧吵吵爭胙肉的你精我肥爭饅頭的你大我小顚回德行人見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見了心焦燥夫子喟然歎曰我也曾在陳絕糧不曾見這餓莩餓而醉臥忘之明旦御史下學見壁上字召諸生責之獨奇公不責也

敎坊墓志

正德中敎坊莊賢素多貲其父卒求墓志於浙江一主事不能撰託一友爲之其間有云君配某氏有賢德三女皆適名族時人傳以爲笑

## 詩驚番人

慈谿楊名爻爲詩敏捷下筆千言不屬草一日余與楊君謙同會名爻濡毫立成數律君謙曰君才敏捷倘奉使外國足以驚倒番人名爻曰吾詩不行於中國僅可以驚番人乎相顧一笑

## 京官不用傘

京朝官不用傘惟狀元歸第用之後南京官稍稍用之特兩簷青傘而已嘗有兩人相戲北曰輸我腰間三寸白譏嘗常朝官有牙牌也南曰多君頭上兩層青明異記下同

## 太極圈

吳康齋與弼召至京常以兩手大指食指作圈曰令太極常在眼前長安浮薄少年競以蕪蒰投其中戲侮之公亦不顧

## 健忘

陳翰林音嘗謁客還既入門忘其爲家也周視室中見壁上字軸曰吾家物甚似之又見其子從內出曰汝何爲在此又嘗具饌邀客預訂期日及是晨忘之反詣客共談將午不申宿約客留之飯而家人來促又疑他人來召此主人怒謂之曰汝請主人去我竟何如及升論德因會僚友戒潛以編修牙牌懸其帶佯驚曰公尙編修耶茫然自失久之乃曰想是誤領牌耳又所乘馬因病足賣去已買新馬偶病不乘借得舊馬驚曰新馬亦病足耶其下曰此借來舊馬也頃焉又曰舊馬已賣那及爲太常見李文正公冠有纓曰君冠多一纓何也文正荅曰君冠亦有之何以爲問乃相顧大笑李作詩戲之有十年猶未識冠纓之句昔劉儀同嘗見其子猶不悟與此何以異哉

阿丑

成化末內官阿丑年少機警善作教坊雜劇保國公朱永治居第私役軍士頗衆丑扮兩人於上前一人誦詩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擊之曰何爲誤八千爲六千答曰二千在保國公家造房上疑之令人密覘果然保國懼卽日撤工

度田

賈似道度王田甚急閭閻不得寧息有人詩云失淮失蜀失荆襄徒把江南寸寸量縱使步天長萬丈也應不是舊封疆又盛販私鹽貨於吳下有人詩云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鹺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要許多北窗瑣語下同

道考詩

于鰲山江西人督學兩畿考政甚酷見年長者輒降黜惟丱角者俱獲留秀才有已冠而作丱角以倖免者一人詩云戴弁峨

戚已數年於今丱角且從標時人多不識于心苦將謂倫閒學少年

仲翁

蘇州通判某寡學不識翁仲呼爲仲翁人有嘲之者曰翁仲如何作仲翁讀書全未有夫工想來難入林翰院只好州蘇作判通

素娥

杭州妓者多鬻身鹺客一妓號素娥爲歙商所據吾鄉黃南谷過之見壁上小像書曰淡紅衫子淡紅裙淡淡梳妝淡點唇只爲一身都是淡將來付與寶鹽人

按此詩或作錢鶴灘所題杭州或作揚州

張幼于

張幼于獻翼好爲奇詭之行畜有五色鬚每出攜之袖中不數步輒更帶焉又每日令人懸牌於門或書張幼于賣漿或書張幼于賣舞或書張幼于賣俠或書張幼于賣癡見者無不捧腹耳新下同

## 學博文移

石城縣一學博好於文移掉弄書句嘗以事召諸生有名儼名侃名軏名爲光及姓熊名兆禎者未赴即朱書責之曰王子侃侃侃如也王子儼望之儼然熊子兆禎其真惟熊惟羆者乎陳子軏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曾子爲光未得螢火之光先學滔天之勢此五人者得無有伍子胥之意乎聞者絕倒

## 越俗掃墓

越俗掃墓男女炫服靚粧畫船簫鼓如杭州人游湖中人之家

用平水屋櫝附男女分兩截坐不鼓吹先登謔之曰以結上文兩節之意（笑讃下同）

飲茶

惠泉不渡錢唐西興脚子挑水過江喃喃作怪享有搢紳造大父飲茗問曰何地水曰惠泉搢紳顧其僕曰我家逼近衛前而不知打水吃切記之又蒑日鑄先生常曰濃熱滿三字盡茶理陸羽所著茶經可燒也

體幹充偉

曾唐初爲道士太和中舉進士作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員外每吟其詩而慕之曾往謁李倒屣而迎見體幹充偉戲曰昔未覩儀標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接晤竊恐壯水牛亦不勝載（嶠南瑣記下同）

## 呂溫詩

呂衡州溫善謔子厚在柳州溫作詩曰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秋柳拂天南公至黔州溫又作詩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向雲南閒向南亭醉南風變俗談



## 犬吠雪

出東江門羈客或登湘南樓會宴則經靖江府後過伏波山下人家犬皆羣吠路傍前驅者莫之逐也問以語人人笑曰想子必是雪耳

## 竹詩

祝隣初名似莘爲吳江令初到以風力自命時南潯董氏有田數萬在吳江祝立意苦之未幾以暮夜得解有人作詩曰吳江勁挺一莖竹纔逢些雨便垂綠青枝一夜透千梢登時改節灣

灣曲時董吏部號青芝用事沈醫生號春宇葉六則心腹書吏也又吳江呼現錢爲稍故詩語云然 敝帚齋餘談下同

蟋蟀

鬥蟋蟀之戲宣宗最喜之嘗密詔蘇州知府進千個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傳蘇州衛中武弁聞尙有以捕蟋蟀比首虜功得世職者

東瀛比東坡

太常孫隆在江南織造時修葺西湖諸古蹟一時誦其功有人題句於湖心亭壁云東瀛本是古東坡與復吾杭勝事多王比部志堅時爲諸生見之續其後云何來謟子肅情叚其奈東瀛沒脟何未數日已堊之矣

明憲宗

憲宗口吃給事中施純奏改用照例二字於奏答之際玉音遂琅然立擢侍郎至尚書時人語曰何用萬年書兩字做尚書又嚴嵩奏無錫顧可學有奇藥上立召之可學惟煉童男女溲液爲秋石謂服之長生世宗餌之而驗進秩尚書吳中語曰千場萬場尿換得兩尚書蓋吳中尿書二字同音也

酒令互揭

陳留人劉際明起家進士以御史出守畿南爲人倜儻不拘小節會縣令高某頗有才一見莫逆遂略堂屬之分宴飲戲謔爲常時別駕某椎野老悖待高反不能如五馬之忘形高心厭之一日酒酣別駕舉一令曰左手相同綢綾紗頭上相同官宦家若不是這官宦家如何用得他許多綢綾紗其詞鄙俚高益憎之乃曰左手相同姊妹姑頭上相同大丈夫若不是吾大丈

夫如何弄得你許多姊姊姑別駕大怒罵坐而起劉續之曰左手相同糠粃糲頭上相同尿屎屁不吃這些糠粃糲如何放出許多尿屎屁意欲兩解之而別駕愈怒遂致互揭同去

四喜詩

向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挂名時成化戊辰有嚴文登第山陰王對南相公每一句加二字曰十年曰萬里曰和尚曰教官以譏之已堪捧腹至萬歷壬辰翁青陽太史以浙中教職掄大魁館中又於七字下增曰甘雨又帶珠故知爲所識和尚爲駙馬教官得狀元一時以爲無復加矣近有覆試被斥者改四喜爲四悲曰雨中冰雹敗稼故知是索債人花燭娶得石女金榜以覆試除名借以解嘲亦可大噱

判僧止

世傳納粟監生不能文有司成勸其入試乃自批其卷云因怕如此所以如此仍要如此何苦如此其說久矣偶見唐末韓建爲華州節度使惡僧不檢特設僧正不意所擇非人僧徒愈肆建判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旣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叟白生與之暗合而少一轉語宜如建所判足之曰直免如此

制谷弟

成暁字文全生長富貴未嘗就傅有壻曰鐩振民偶饋物與其子適爲文全所見索刺觀之則書制谷弟蓋方丁艱也閱之大怒碎其刺笞其僕而遣之鐩出不意急往謝罪乃云汝不過我長壻安能制其小舅何敢作稱許稱鐩心知其謬乃請此後當用何稱文全曰只寫姊夫生可也時傳爲笑

星士彭語

嘉靖季年政以賄成入貲即補美官又告訐每得上賞而大臣倖進者一失意立見誅夷時人嘲之云近日星士出京遂舊知問以何故南歸曰術不驗無計覓食耳向者官印相生者方貴今則財旺生官矣向者正官正印方貴今則偏官偏印俱處要地矣向者身居祿命方貴今則殺重身輕即爲大官至死不顧矣此所以棄業耳雖寓言亦善謔矣近年科道各爲上臘計建白殊尠又有作裁縫問答者一言官呼製袍服輒問僕云汝主爲新進衙門耶抑居位有年耶抑將候升者耶呼者曰汝但往役何用如此絮聒縫匠曰不然若初進者志高氣揚凌轢前輩其胸必挺而高袍宜前長後短既據要途稍久世態熟諳驕氣漸平則前後宜如恆式倘及三考則京堂在望惟恐後生摟抉

毗穢過其大用惟俯首鞠躬連揖深拱又得前短後長方稱體此雖尖刻而實酷肖

錢同愛

吳人馬承學好騎乘其友錢同愛戲曰馬承學學乘馬汲汲而來馬應曰錢同愛愛銅錢孜孜爲利可謂親切

爭雪

慶陽以北水皆鹹苦不堪飲土人遇雪貯之土窖以供用環縣有二教官約有雪則均分一日西齋所得較多二教官遂鬨於堂有人嘲以詩云連城瑞雪滿瑤京或在西階或在東兩個教官爭不了如何弟子坐春風

隸卒吟詩

太僕張素庵言洛中隸卒長脚王者素不識字一日病死復甦

遂喜吟詩見物輒詠前二句鄙俚後二句似有意趣蜂房云好個蜂窩兒恰似半截藕同堂千子孫各自閉戶牖詠鷺云好個鷺絲兒毛羽甚皎潔青天無片雲飛下一團雪好事者錄得數百首

渺渺小子

嘗曰渺渺予末小子隆萬時有大僚上政府名帖云渺渺門下晚學生是亦有所本與樸上老舌

賞松會　水晶

楚中劉茂才述其嘗赴某地一友拉飲柬曰賞松會劉疑松何言賞至則園植一松長四五尺酒闌主人問客貴鄉有此奇卉否劉曰敝地乃日以爲薪主人疑其誕且藐視名植色甚不喜一客曰劉君甚言其地之多非藐君佳植也主人色始定又鄭

大卿在京都一客出寶玩相示且云得自重價裹以錦袱開視乃一方水晶也大卿都不一顧徐語以吾鄉賤有價可數百文耳客終不謂其然二事殊相類 冷賞

約同死

靖難兵起衛府紀善周是修與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約同死義既而金川失守自是修獨自經死後楊士奇爲作傳語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爲爾父作傳聞者笑之 通鑑紀事下同

媚王振

正統間王振用事部中王佑以諂媚超擢工部侍郎佑美貌無鬚善伺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爾何故無鬚對曰老爺所無兒子安敢有聞者鄙之

善哭除郎

余澹心懷與楊樹伯書云昔梁武帝好佛羣臣書疏稱皇帝菩薩王鄰兵敗率羣臣至南郊大哭令天下諸生旦夕會哭善哭者除吁嗟郎此皆讀書者所未知指出以當一噱（噱渠畧切下同）

論詩

施偉長與徐巨源云余最愛方棠陵語張崑崙山人曰君詩固佳而少情實如無山稱山無水稱水不歌而嘔張戚而哀情實安羅答曰風人婉詞託物若文之思后妃豈必臨河洲見關雎耶如祖餞賓必攜百壺酒而云淸酒百壺惟筍及蒲若據情實老酒一瓶豆腐麪觔俱可與粘泥柳絮收入眉山夾袋矣聞者捧腹

餅錢

一人入餅肆問餅値幾何館人曰一餅一錢食數餅如數與之

館人曰餅不用麪乎應麪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又曰不用薪水乎應薪水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又曰不用人工爲之乎應工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歸而思於路曰我愚也哉出此三色錢不應又有餅錢矣 呻吟語

## 染布

一人買布一疋價百五十令染人青焉價三百既染矣踰年而不能取染人索而索之曰若負我錢三百何久不與吾訟汝買布者懼而請曰我布錢百五十矣再益百五十其免我乎染人得錢而後釋之

## 避忌

一人多避忌家有慶賀一切尚紅色有乘白馬者不令入廐有少年善詼諧以朱塗面而往主人訝之生曰知翁惡素不敢以

白面取非也滿坐大笑主人愧而改之

陰陽生

閩中一醫姓陰其妻陽氏人謂之顛倒陰陽又戲稱其子爲陰陽生近事瑣言

道兄官弟

予同年劉世光作教泰州士有從陽明之學者彼此以道兄呼而州人王貢分教嵊縣其兄嘗名呼貢貢謂兄曰吾今已有官不可呼名當以官弟稱矣予謂道兄官弟自是切對時有廣西上凍州同知劉君在坐因言凍州土官趙元恩年幼其母與陸監生通元恩常以契父稱之而土人稱土官之妻曰官娘契父官娘又是一對皆新聞可哂姜南抱璞簡記下同

陸象

成化間刑部郎中資深者有常隷陸景麗木金文二人皆善戲謔景面黑齒白文嘲之曰黑象口中含玉齒景應聲曰烏龜背上嵌金文景自以年深當者不次之擢遂逢陸尚書瑜大理卿王槩眾肩輿出口號云陸老顧頭去王公逕後來明年二三月也有輪兒擢諸公聞而惡之遂有福建參政之擬將行蔡宗讓之復對客吟云非是區區欲大參奈因兩鬢雪鬖鬖諸公儞耳朝端聽一道清風振斗南後又寄書諸故舊云再三覆上眾哥哥人事無多沒奈何只有封書並手帕迢遙緞疋與紗羅聞者益怒遂不復進云

鴨食馬

石門富室子好嬉戲家畜鶩數百隻背於家街把鶩上插鞭之馬驟甚急一街小兒嬉戲出門人驚牽入見鶩猶在街欒

因共聞知又見門蟋蟀者喜以馬易之一日蟋蟀逃入石岸毀岸覓之蟋蟀竄入水爲隣鴨所吞怒碎其鴨鄰人哄償金而止一時嘲爲鴨食馬又有白馬里人某姓與相類見鄰人母猶以爆震之立死又見賣燈草者從後投以火草頓盡以爲笑樂均賠償乃已後亦破家 近鑑錄下同

有人騎驢訪友過午未飯至一家道其情主人曰適飯罷無以佐餐奈何言次適聞鴨鳴於內客知其吝也乃曰既無肴不妨宰我驢以下飯也主人曰如烹驢客何以歸客曰頃聞鴨鳴可借君之鴨跨之而歸爾相與一笑此事與前皆說鴨也因連及之

砂鍋容冶坊

有富家子幼孤母不知教雖延師而不事詩書惟飲酒食肉而




巳廚有砂鍋一具朝暮不絕肉比冠婚家漸落遺業盡亡或指砂鍋曰勿小覷此能容冶坊一所蓋其家食肉率取給於冶坊貲本數千金悉耗於肉食也

### 奴揮扇

箬溪顧先生應祥官巡撫家居暑中有兩司訪之呼田間老奴揮扇奴取小杌坐於後先生不覺也既覺詰之奴答曰汝有風足矣何管我坐爲主賓大笑此奴不可謂知禮然應仕而風味若此山家眞率令人歎羡不置（近古錄）

### 卿之葬具

徐之才嘗以劇談謔魏收收熟視之曰面是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淸言下同）

李義聰請令人有李母之游其馬數十匹驅過未有閽人嘲謂
季曰何故侵官季詢其故嘲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大
笑

別後闌干

王元景與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別後
當闌干耳

姓諱

盧思道戲封孝嘲曰卿既姓封合宗封豕答曰卿姓盧應祖盧
令

太山之力

元宗封禪太山張燕公爲使女壻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
三公以下皆轉一級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會大酺元宗見

鐺脏間之鐺無詞以對黃經綽曰此乃太山之力

東坡語妙

王介甫與東坡論揚雄投閣爲莽臣之妄劇秦美新亦後人誣託坡曰某亦疑此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

眼熱

王新建始入朝帶毯服有帬蔽耳一朝士嘲之曰先生耳冷耶答曰非不耳冷君自眼熱耳

割夫勢

汪司馬開口必捧文其子婦妬寵割其夫勢家人走報時客滿坐觴問故司馬應曰兒婦乃下兒子腐刑

集陶詩語

許中丞錫軒袁恭時過宋氏殺館時人語曰徐服而過來何許

子之不憚煩

嘲李于鱗詩

有還楚藩者李于鱗以詩送之云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散大王風一客笑曰二語似賀陳友諒登極

多目多手

嚴嵩用事時有恠見於京師其形多目多手問朝臣無識者時王元美爲郎謂人曰人自不察耳此最顯而易見人問故王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道甚的

手重五斤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決判時人嘲曰說事即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罵人見着

尙書王復怒衆武弁罵曰此輩皆犬彘所生一千戶稟曰宋某之母乃太宗皇帝永甯公主王大慙

不識士衡

劉道薈封營道侯凡鄙無識或讀云陸士衡詩營道無烈心何意道薈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班固不入選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大才而文章不入選或曰兩都賦燕然銘並入文選何言無由古曰此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刑于寡妻

謝宣城妻是王敬則女以父怨常懷刃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略謂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刑于寡妻

彭祖面長

漢武帝語羣臣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大笑有司奏不敬朔免冠曰臣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

芝麻通鑑

吳俗好用芝麻點茶市中有以零本通鑑裹者一人頻買積數十頁好以其中語掉舌人詢始末輒窮云我家芝麻通鑑止此耳偶記下同

旣庶矣又何加焉

海虞孫艾字世節爲人磊落譚論風生使人頤解嘗偕友人過某縣治見有帶枷于庭者友人因論次謂此君法甚平恕孫笑曰旣庶矣又何加焉

金雞

一茂才甚椎魯嘗過余山房遇費文孫坐定文孫謂曰卿別後殊進竅之似木雞矣其人怫然曰君便是金雞

良知何色

一士從王文成學初聞良知率然問曰良知爲黑爲白一坐失笑其人慙而色赧王徐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耳

臥遊

但澹生豪爽不羈鄉試策問籌邊對曰愚嘗徧歷九邊而洞悉其要害本房驚嘆薦之得雋往謁師稱曰君茂年耆生乃能知是可爲卒有但正色曰門生止識一豫章城外此足跡寔所未到特臥遊耳笑區下同

無禍之災

湯臨川善謔有某先達以事觸衆怒致扯去頭巾湯謂客曰某

今有無網之史客問爲無妄耶湯曰他人則無妄某乃是無網耳

短視四書語

余目短視而暮夜纂徽之下人皆不見余反能見細字或調余曰君所謂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見輿薪矣余曰不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一坐皆笑

臧武仲老大人

蘭溪童茂才平時不好學衡文者將到乃晨起焚香虔禱直取四書展開憑手所指得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次早復然隨偏覓此題佳文讀熟此外一無所記也試日進號實不勝榜腹之懼惟默念臧武仲老大人保佑云云至題出果然遂高等

武人笑柄

張氏據平江有將呂珍守紹興參軍陳庶子饒介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染翰題一紈扇以寄呂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將家聞說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采荷花饒素負書名詩亦俊麗呂忿大怒曰吾爲主人守土萬死兵刃間豈務愛女子者耶見則必殺之元帥李姓者頗著功勞一士人投之以詩將有求焉詩有黃金合鑄李將軍之句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始得元帥乃復令我爲將軍乎命帳下逐出之二事正相類

輟耕錄